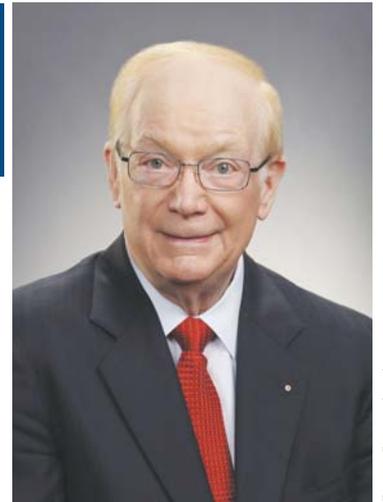


扶輪基金會主題演講

保羅·尼采爾
Paul A. Netzel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主委



Rotary International

2018 年 6 月 27 日

各位扶輪社友，扶輪家庭的各位成員，及各位貴賓，大家早安！

多倫多一直是很棒的國際年會主辦城市。但是多倫多在扶輪歷史上佔有特殊地位，因為它曾屢次創下全球保健的里程碑。

讓我帶各位回到 1950 年代，那個年代曾經有過多種科學發現，導致成立了扶輪基金會歷史上最具有野心的計畫，根除小兒麻痺。

我們都知道，喬納斯·沙克 Jonas Salk 博士是第一個開發出有效的疫苗來預防小兒麻痺。但是沙克遇到一個難題。他不知道如何量產他的疫苗來做醫療試驗或大規模的分發。

但是在多倫多這裡，當時有一個加拿大科學家，莉恩·法瑞爾 Leone Farrell，正在研究一種大量生產疫苗的方法。

法瑞爾博士已經是一個在許多方面的開拓者。1933 年，29 歲時，她在多倫多大學獲得生化學博士學位，成為在她這一代少數獲得科學博士學位的女性之一。

藉由輕輕搖晃培養的細胞來刺激其成長，她開創了一種生產其他疾病的疫苗的新方法。後來她把這方法調整並套用在生產小兒麻痺病毒，使得沙克能夠有他需要的疫苗量來進行歷史上最大的醫療試驗。

在 1954-55 年，接受沙克的實地試驗的美國、加拿大、及芬蘭的人達到 180 萬，確認了

該疫苗的安全性。

雖然法瑞爾領導了生產那種預防小兒麻痺的重要疫苗的研究員團隊，許多年來她是一個無名英雄——很像我們這項運動的其他許多人。當喬納斯·沙克出現在時代雜誌的封面時，法瑞爾博士卻沒沒無聞。

在我們對抗小兒麻痺的戰鬥中，有數百個，甚至數千個，無名英雄。但是今天，我們仍記得那些無名英雄，而且我們希望紀念他們。

我們能用兩種方式來紀念他們。第一，我們能透過完成我們的承諾，實現一個沒有小兒麻痺的世界，來向他們的功業致敬。其次，在全世界無小兒麻痺獲得驗證之後，我們能透過使自己做好迎接後小兒麻痺時代的準備，來創造扶輪的未來。那一刻來臨時，我們扶輪社員們將會有幾乎無限的機會，去進一步改善世界。十年前比爾·蓋茲爵士告訴我們，「談到如何決定小兒麻痺之後的任務時——諸位扶輪社員必須胸懷大志！任何比較微小的任務只會浪費扶輪的潛力。」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這是作為扶輪社員的美好時光。各位看，小兒麻痺的終點線就在眼前，今年上半年的通報只有 11 個小兒麻痺病例。這是歷史上最低數目。當那個終點線被跨

越——我們需要至少連續 36 月沒有小兒麻痺病毒在人身上或在環境中，才能證實全世界沒有小兒麻痺。

在過去一年，扶輪及全球領導人承諾 15 億美元來終結小兒麻痺。這個總數包括扶輪承諾的 4 億 5,000 萬美元。

今天，我可以告訴你們，透過我們的「現在就終結小兒麻痺：歷史倒數計時」運動，扶輪社員們非常接近達成今年的 5,000 萬美元目標。事實上，數天前，來自印度孟買的博拉 Birla 女士確認另一筆來自阿第雅博拉 Aditya Birla 集團的 100 萬美元捐獻，這使得她捐給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的總數累計超過 1,100 萬美元。我們非常幸運有這位來自超過五年沒有小兒麻痺國家的博拉女士作為捐獻人。

我們也已收到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的 2 比 1 配合捐獻，使得他們對扶輪基金會的捐獻達到 1 億美元。

如我們所知，根除小兒麻痺的工作遠遠超過募款。去年 10 月，我們的社員們在全球舉辦了 3,671 個世界小兒麻痺日活動——是上一年的二倍。

100 多年來，扶輪社員們透過我們的基金會開拓了各種新方式來改善世界。在座的你們，任何一位都可能是下一個開拓者。開拓始於一個念頭。

你們不必把自己侷限於我們開天闢地的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也能找到靈感。

如果回顧我們的第一個世紀的幾乎任何十年，我們能找到能使我們的服務適應迅速變遷世界的各種創新。

想想最早那幾次國際瞭解研習會，那是扶輪社員們在 1930 年代創辦的，目的在於協助闡明全球各種問題。

在 1940 年代，我們發起我們的第一個研究生獎學金計畫。在簽署聯合國憲章的 1945 年舊金山會議的會議桌上，我們甚至有一席之地。

在 1960 年代，我們發起第一個計畫來使

來自不同國家的扶輪社及地區成立姊妹社及地區。

在 2000 年代，扶輪和平中心計畫開始培訓來自全球最優秀學生，為其將來構築和平——預防及解決衝突——的職業生涯奠基。今天，這個計畫已有 1,162 位畢業生，每年最多增加 100 個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此外，我們將在下一個十年最多增加四個新的和平中心。

扶輪社員們已經設計出新方法來與疾病作戰。

而且，由於扶輪為了根除小兒麻痺，而協助創立及改良的全球夥伴關係模式及戰術，世界上的一些區域的公共衛生策略將永遠改變。另外，扶輪社員們已為人們創造出更好的教育機會及途徑去取得經濟權力。

今天我們也在為那些被剝奪維持生命所需的基本條件的人提供服務：乾淨的水、好的衛生，及現代化衛生設施。

如同我們在過去幾天已聽到的，這些全都在我們的六大焦點領域之內。這六個領域是和平的基本要素。

扶輪對於六大焦點領域的承諾，加上我們對於構築和平的強調，是我們的扶輪基金會之所以能夠在過去一世紀募款及投資超過 44 億美元的主要原因。

去年當我們慶祝扶輪基金會百週年時，我們有一個 3 億美元的挑戰性總目標。最後募到多少呢？募款總額略超過 3 億 400 萬美元。要不是有你們及全世界其他扶輪社員及扶輪社，這是不可能辦到的。

即使有些人認為，在我們的百週年募款大功告成之後，我們的募款可能令人失望，但是鑒於 2017-18 年度將是扶輪基金會第二個世紀的第一年，我們的基金會保管委員會團結起來。

此外，保管委員們相信，諸位扶輪社員會呼應這項挑戰——因為全世界各地的需求現在比以前更迫切。

我們設定了一個野心勃勃的 3 億 6,000 萬美元總募款目標。最優先的二個募款目標是小

兒麻痺及年度捐獻。小兒麻痺——作為我們的全組織最優先任務——目標 1 億 5,000 萬美元。以及年度捐獻——該捐獻讓我們許多改善生活的計畫得以實現——目標是 1 億 3,500 萬美元。

由於你們及全世界各地扶輪社員的慷慨解囊，此刻我要興奮的宣佈，到今天為止，我們已募到 372,600,000 美元，創下我們的基金會有史以來年度募款的新記錄。

我們基金會募款的成功使得更多扶輪社有機會透過全球獎助金去執行更大、更好，且更可繼續維持的計畫。我們全世界各地區目前有百分之八十五參與全球獎助金。

到上週為止，今年已經通過將近 1,200 個全球獎助金申請案。除此之外有 487 個地區獎助金——總共參與有 168 個國家。

另一個主要優先項目是建立扶輪基金會捐贈基金的行動：2025 年達到 2,025。我們的偉大目標是在 2025 年建立一個 2,025 百萬美元的捐贈基金。

當我們的「2025 年 2,025 百萬美元」捐贈基金目標完全達成時，扶輪基金會能合理預期每一年將收到——以今天的美元價值計算——投資獲利大約 1 億美元。這些資金將有助於確保未來的扶輪社員將擁有足夠的資源去設計並執行改善世界的計畫。

我剛剛突顯的成就已經透過扶輪這三大部分的團隊合作完成：扶輪社、國際扶輪、及扶輪基金會。這三大部分的合作是為什麼我們敢說扶輪正在改善世界的原因。

在結束之前，請容我告訴各位，你們透過我們的扶輪基金會協助實現了什麼樣的改善。

我之所以要分享這個故事是因為，在我們談論透過我們的基金會所實現的種種時，我們經常提到人數及錢數——許多數字都非常大。

這使得我們很難，即便不是不可能，將我們扶輪社員們正在實現的影響及改善，賦予個人及人性色彩。

我在當地區總監時，曾率領一個扶輪社員團隊到印度，去為小兒麻痺的倖存者提供矯正手術。

這個計畫非常成功。750 多名兒童這一生有機會活得更久，更有生產力。

在一個村莊，我遇見一個名叫帕利克 Pareek 的 9 歲男孩子，他是一個小兒麻痺倖存者，在前去接受矯正手術的路上。有些手術相當短，只要在腿的肌腱上做個 20-30 分鐘小手術，之後是 45-60 天的恢復及復健。

我站在用來做手術的木造房子門口附近，眼睛盯著帕利克看，他在一條泥土路上用雙膝及雙手爬過來。不久，我看到他爸媽也朝我走過來。

帕利克先抵達我面前。我當時沒穿著醫師服，但他必定知道我是這群來這裡幫忙的外地人之一。因為當他一路爬到我面前時，他做了令我非常震驚的舉動。他彎下頭去親吻我的鞋面。

對我來講，時間幾乎完全停止！我只能感覺到一股寒顫在我的脊髓上下流動。接著，他的媽媽走過來我這邊。她也跪下，做相同的動作。

然後，帕利克的爸爸走過來，他也跪下，親吻我的鞋子。

我說不出話來！我目瞪口呆站在那裏，直到一個當地扶輪社員走過來，在我的耳邊說了一句話為止。他說，「他們用這種方式來表達感謝你，因為你永久改善了他們兒子及他們的生活，而且讓他獲得重生。」

每當我回顧這段經歷，我常想不知道帕利克現在過得怎樣。話說回來，由於有一位 21 年前參與那個矯正手術營當地扶輪社員醫師的協助，我們今天才能和你們分享一個短片，片中有一個據信是帕利克的年輕人講了幾句話——還有那些手術的另外兩位受益人。但是，由於你們剛剛聽過我那個故事，或許聽起來帕利克說話最大聲。

[播放影片]

這只是關於我們的扶輪基金會的一個故事而已！感謝你們在財務上及在服務上的奉獻，同時也要為你們未來要做的事，而感謝你們。

下一次當你們想到對我們扶輪基金會的捐獻等級時，請想想世界上還有其他人的境遇像帕利克一樣。感謝你們！